

臨安旬制紀  
全浙詩話刊誤

1 曾 4  
604  
X34

全





門 1 曾 4  
 號 50 7  
 卷 34 2 8

臨安白燕巧

臨安旬制紀

序

嗟乎織人之工於販國也鬻一國不已復賣一國如市桃梨隨手而輟窺其中則無有人之宗社存焉者彼不知有興何顧及於敗哉卽至勢敗而踉蹌狂竄忽降忽叛舉趾弈棋終無定局彼諸奸豈不曰國之存亡無與於我第富貴不失則願已慊耳然烏知天奪其魄取彼血脂膏斧鑕而塗石莽哉於戲彼不知人國之敗亡又焉能逆覩其身之不保而卒殞喪也滌王監國



之舉非馬阮朱袁之議不及此蓋馬阮既賣福藩擁兵入浙恐江東士大夫有修願賀禊日之事者於是復以虛器捧潞邸其意以爲庶幾昔者南都立主異議之隙得弭市潞邸德而給諸舊臣而王亦貿貿聽之受其播弄如牽絲之傀儡然諸奸護持敗局守門戶之見甚堅視捍禦殘置爲力百十倍故劉戡山黃石齋諸公柄鑿水火勢不克兩立而無所於救卒之諸奸倉皇恣睢驚然蓄威以延喘於旦夕而所措施者第

詭言遣使割地請和以誑潞邸誑江左蒼生且以自誑而已夫當日大兵渡江而後勢若驚颺摧枯拉朽遇無不靡而欲行建炎之策不亦慎乎且福藩初立亦嘗遣使矣苟事得就則爾時半壁版章措拄較易爲力亦何至青衣出奔而尺組就繫也顧於山河牛角海贖天殘冀泥馬之効靈向湖山而媮息雖途人婦子亦竊姍笑之矣即使皇仁俛俞簽表列藩諸奸能保其必無啓衅乎則其給弄之意不待智者

始營也泊夫 天戈震臨瓦解冰泮諸奸棄  
主如敝屣鳧竄鳥散蔽於江流以圖苟全甚矣  
賊臣之禍人國也然且賣福不已降而賺潞賺  
潞不止兼欲劫魯劫魯不獲遂至噬唐終之七  
尺與國俱滅而袁宏勳以逆案稔惡之魁伍奸  
黨佞駢竄聯颺極於蒙面惟朱未孩濁流自拔  
與婺並燼蓋愆滌瑕君子取焉而婺州之陷實  
懷寧執爰先登則賊臣不特賣國抑且賣友矣  
嗟乎諸奸何足責所惜者以潞藩之親且賢夙

爲姜劉史呂之所屬意而事幾及身縮跼如蝟  
迨至敗蹙復不能扼吭飲刃以謝天地九廟之  
靈顧乃銜壁道旁爲降王長殊可惡已夫明室  
之季自思陵身殉社稷天潢屏翰聞風興起雖  
逆顏行未嘗貶節閩粵稱制之藩就義尤烈卽  
不肖如赧王亦不聞手曳降帆稽顙階城其餘  
玉葉疏屬撐螳臂以拒 神戈莫不赴鋸如飴  
銜刀恐後而王顧始慕康王終踵瀛國豈非高  
廟之所恫怨湖山之所羞汗哉雖然使王躬際

盛明則卽彈琴詠歌閉關佞佛亦上與河間東  
平媿馨爭懿近亦與鄭世子懼仙之流分烈比  
微而運會陽九逢斯百罹是則王之不幸而亦  
明社之玷也僕生長錢塘每嗜搜訪郡國掌故  
藉以消遣荒江支撐病榻而二百年來文獻湮  
墜詞人野老與之談監國時事邈如漢魏幾無  
以舉其蹤跡者於是取其行事編而次序之亦  
曰述墜緒於什一云爾願終弗能詳也歎嗟士  
君子讀史至廢興存亡成敗之際未嘗有不動

於心者薰諸賢之遺烈誅羣奸於千秋翰墨之  
光踰於組纜於世道人心未始無毫髮之補抑  
使後之讀是書者庶亦知南渡五百餘年之後  
鳳闕龍船銷沈歇替而江城蠻角復有聚槐國  
之冠裳冀賜秦於天醉者則憑弔歛歔不能已  
已以視夢梁舊事之編雖未敢望其項領蓋亦  
猶是史氏之附庸也夫咸豐五年太歲在乙卯  
立秋日雪煩道人



然黃忠端集中所紀俱云六月八日且其  
七事疏明著其期又躬與其事當以忠端  
之言爲正

馬阮及朱未孩實始創議監國者也李子  
玉於馬士英傳旣以王爲不受監國之議  
故阮朱二傳於此節遂俱脫略

割地請和之使其遣時在監國前後俱無  
確據然夏彝仲幸存錄云監國後所使則  
其言猶可信也

于九瀛請誅馬士英疏云子玉於穎傳繫  
於士英挾太妃入浙後然據劉叢山監國  
舉動語則穎疏上監國非上太妃者李氏  
於監國一節總在所略耳顧穎誅奸疏凡  
再上或其首疏先上太妃耶  
溫氏南畝佚史敘南都降臣於御史則曰  
張孫振徐復揚袁宏勛則宏勛已迎款矣  
豈降後復脫竄至浙耶不可知已  
康熙錢塘縣志王昭平傳云與陸行人培



同日縊死時乙酉閏六月初三日則王未  
監國也

臨安旬制紀卷一

錢塘張道少南稿

崇禎十七年六月丁巳朔甲子福王命護送

潞王於杭州丙寅王至杭州

時福王稱制於南都令約束其從人蓋馬  
士英輩意無日不在王也王諱常涉字敬  
一穆宗之後是歲四月以避寇抵淮上無  
何而莊烈凶問至南都諸臣倉卒議立君  
未有所屬而王與福王俱寓淮以王夙有

賢聲諸臣如史可法呂大器雷演祚意多屬王且以福王立恐修三案衅而馬士英言福王為神宗孫倫序當立遂與諸勳臣援立監國未幾遂稱制於是可法大器諸臣以定策異議事事受制於士英而逆案阮大鍼遂借是以速翻三案府獄於周雷刺刃於姜史朋奸報復以底於亡王文弱如書生恂恂儒雅好鼓琴嗜釋氏言杭人有潞佛子之稱

皇朝順治二年四月癸丑朔丁卯王上書請僻

靜一郡

五月壬午朔辛卯 大兵入鎮江福王夜奔

壬辰馬士英奉鄒太妃出奔由廣德趨杭州士英以黔兵五千人為衛聲稱護太后駕渡江由蕪湖抵廣德州牧趙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太后詐也拒不納士英攻破之執殺景和道有所沮輒大言曰誰敢危懿駕者太妃京師人為福恭王次妃洛陽陷

逃入尉氏福王立迎於郭家寨上尊號曰  
恪貞仁壽皇太后居慈禧宮

癸卯馬士英以太妃至杭州

太妃既抵杭巡撫張秉貞命錢塘令顧咸  
建往迓咸建力請士英駐師城外於是士  
英遂擁兵駐淨慈寺而守臣以總戎府爲  
行宮舍太妃潞王及羣臣往朝且令士民  
入謁賀太妃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及士  
英而已太妃儀度褊陋出詞頗不類東朝

諸臣有以南中事請者則愕無以應士英  
多代之答潞王雖迎入第中亦無以別其  
真贗也或曰真太妃於大兵入南都時  
毀容易服溷諸宮人中被驅以北及渡淮  
乃乘隙墮水死監者方知爲太妃士英所  
挾乃一老宮人受士英指而然或曰疑卽  
士英母然究莫之詰云是日靖國公黃得  
功殉難先是王與太妃實同出都門士英  
挾太妃與其母並輿渡溧水爲士兵所掠

而士英子鑾統家兵八千人遽擁王西行  
抵杭之日諸士民向士英問王士英秘不  
道王出奔事但云聖駕在靖南軍中早晚  
親征將奏捷矣何皇皇為

太妃以江北巡按彭遇颺為僉都御史募兵  
兩浙時遇颺適奔至故有是命  
命召用在籍諸臣

如戎政尙書張國維禮部尙書黃道周俱  
召入宿衛時道周方入金華募兵道途梗

絕皆無由聞命道周抵雙溪遇國維流涕  
道宗澤故事國維亦唯否設數說相難曰  
君思之未熟耳道周曰此事奚煩熟思半  
壁大勢恃寶婺東陽猶漢人之恃淮南晉  
人之恃江州也公不自決即一日有檄從  
張少傅覓橫磨劍公何以應乎

左都御史劉宗周給事中熊汝霖入朝  
宗周汝霖素服渡江朝太妃謁潞王於第  
汝霖請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不

能用復就坐面責士英當從王曰聖駕親  
征重事也何首輔不知而專屬之乃子耶  
士英俛首無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宗周  
曰士英亡國之罪可勝誅哉古來豈有身  
爲宰相棄天子挾母后而逃者當事旣不  
能正名討賊國人曷不立碎其首乎昔賈  
似道死於鄭虎臣之手今求一虎臣亦不  
可得何怪乎國之傾覆也是時舊輔高宏  
圖避地寓越中聞之歎曰天之喪明若稽

夫徒苦江東父老復何益吾籌之熟矣遂  
絕粒死

逆案阮大鍼袁宏勳至杭州

諸奸至與馬士英合偃蹇自如

東閣大學士朱大典總兵方國安擁兵至杭

州

先是己亥福藩謀奔杭州令大典國安以  
所部兵先發至是入浙國安兵尤橫錢塘  
令顧咸建謀於上官先期賂之兵乃不入

城得無擾而鄉垌悉被淫略矣

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上疏請誅馬士英

時士英謀趨越思任乃具疏劾士英曰戰  
鬪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生  
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  
憤矣所由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未嘗真  
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  
心惑奸相馬士英援立之功以天下大計  
昇之耽於逸樂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

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醪  
醪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  
好玩則奉骨董以為君逸臣勞而以疆場  
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心忌其成功而  
掣其肘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  
金輦銀四方狐狗之類願出其門者得一  
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簿獻及千金以至  
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交兌即題  
其餘編頭修腳服錦橫行更不待言矣總

之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信之篤所以覆之速茲事急矣試問相臣之尊司馬之重而可以走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駕則聖駕獨不當護乎一味欺蒙滿口詭給此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告之際太后宜速趣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海內以爲悞國欺君之戒仍

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人心猶可復鼓時越中尙未知福王就禽也思任又遺士英書曰閣下文采風流才情義俠職素欽慕卽當國破眾疑之際援立今上以定時局以爲古之郭汾陽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後閣下氣驕腹滿政本自由兵權獨握不講戰守之策祇知貪黷之謀酒色逢君門牆固黨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則束手無才強敵來而

先期竊走遂至乘輿播遷社稷邱墟謀國  
至此卽隊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  
如明水一盃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氣節  
之士尙爾深諒無他若但求全要領亦當  
立解樞柄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  
豪傑呼號揚厲庶幾想望中興若仍逍遙  
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則千古  
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翳渡江我越  
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當先

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上千洪怒死不  
贖辜閣下以國法處之則當束身以待緹  
騎以私法處之則當引領以待鉏麇士英  
愧憤不能答時有都督同知張國紀者白  
長吏請誅士英不獲歎曰壞天下事者必  
此人也慟哭而去

六月壬子朔乙卯禮部尙書黃道周上慰興  
居述義師情由并趣馬士英迎駕二疏  
道周遇張國維後還出蘭溪渡錢塘求福



王耗乃上疏慰太妃興居曰臣老矣雙親  
違捐一意君上自天啓策仕以來二十四  
年雖偃蹇閒僚三遭廢黜身經百折萬死  
復生不敢以怨誹餘情著於心繫何者臣  
之事君猶子事父生殺廢置無有二心若  
偷榮以承歡遭危以自逸亦仁人所憤心  
慈子所唾面矣恭聞皇太后陛下自五月  
十一日與聖駕分離南渡深水過獨松關  
遂涉餘杭東至臨安此間鳥道崎嶇居人

曠絕不知何以仰慰乘輿俯愜安膳臣子  
造孽遺憂至此蓋自晉宋以來於今再見  
而皇太后驚危與聖駕相失尤古今所無  
有也天祚明家大統不墜孽臣狂寇久當  
自滅江南清淑王氣所鍾衣冠文物甲於  
天下收拾泮渙足以中興伏惟皇太后強  
飯自慰臣自三月初八日祀事已完具疏  
請旨候命假歸棲遲兩月至五月十五日  
始聞播遷之言臣驚痛在心舉止無措私

臣等自備卷一  
九  
揣敵軍未有南下之期臨安亦非駐蹕之地太祖定鼎鍾山功在萬世聖主復基載毫理不驟傾雖諸臣造孽拂性逮災而聖主寬仁萬方所諒誠能下詔罪已擯黜諸臣更求賢哲別與維新雖少康共和之業進於夏周猶未可量也臣幸廁詞林遠稽典故如貞元罪己之詔切所當行除具稿進呈候聖明採擇駕至施行外臣先至金華嚴衢等處召募義兵遠檄虔鎮閩廣相

爲應援自金華永康東陽義烏等處有鄉紳太子太傅戎政兵部尙書張國維所募鄉兵四千名金華守道王調鼎知府王禮所練原兵一千八百名永康知縣朱名世所練原兵一千二百名舉人龔廣生秀才王同庚朱萬化所募義兵二千名皆自備糗糧聽候命旨早晚調度如手足之於頭目毛翮之於鳥獸生而具之可撫掌得也江西爲宇內右臂晉宋以來豪傑匡贊全

籍江西之力臣所識原任翰林楊廷麟劉同升皆秉性忠義閩里所宗又贛州撫臣李永茂敏練多能心存王室可晨夕被旨與金華義師相爲應援約其往還不過一月敵非秋後不驟窺江誠得聖駕速還整此六師恢復舊京爲之非晚乞先下懿旨召張國維楊廷麟劉同升朱名世龔廣生等使速將金華江右兵來集江口取進止調度其閩中潰兵尙可著閩將再收立功

自贖與翰林院待詔涂仲吉商具方略東出鎮江西上溧水爲定鼎善後之圖誠不宜拘守舊說迴阻義兵使天下臣子銷其親上之心隕其効忠之氣也其請趣馬士英迎駕疏曰臣至愚劣立朝未五十日奉祠請假在外自三月初一以後不知朝端何故召靖南廣川之師盡數過江使賊臣假敵得尾其後奔突京口又不知江上水師尙八九萬賊臣假敵不過數千何故輕

離宗社使鐵騎躡於郊壇兵氛侵於寶座  
且以大臣侍從早夜圖維宸陛承歡起居  
定省何至三輔遠於六飛龍車違於鳳輦  
閒關載道險阻多嘗此誠臣子之積愆黔  
黎之巨創也自五月十一距今已越二旬  
士民未知行在而首輔馬士英擁兵自衛  
近憩西湖士民詰問空言聖駕在靖南軍  
中馬輔誠知聖駕所在而輕離左右則有  
不臣之心誠不知聖駕所在而託言厚載

以保其家人則罔上苟媮神人所共憤也  
馬輔居平仗靖南廣昌爲左右臂廣昌已  
披髮投北靖南擁兵不動而馬輔獨至西  
湖盤踞淨慈寺意欲何爲陛下宜速出懿  
旨令馬士英仍統黔兵前至黃得功軍中  
羽翼聖駕直趨南京恢復大業或聖駕尙  
在太平甯國之間宜盡蠲輜重收拾士卒  
乘敵人未集軍勢閃爍之時驅逐塵氛誅  
鋤叛逆稍畱面目以見神人若必雍容袖

臨安府志卷一  
手俟聖駕有定自還臨安則臨安婦女行道者皆能之無所用糊面喪心之馬輔爲矣臣知臨安士民憤憤欲甘心於馬輔馬輔泄泄夷猶亦以聖駕朝夕卽至臨安然舍南京而圖臨安未爲上策拂輿情而偷旦夕亦非永圖若聖駕自還臨安又無所措置馬輔者宗社安危係於呼吸惟陛下亟畱意焉時太妃惟士英是依卒無能用其言也

戊午禮部尙書黃道周至杭州

士英旣賣主情窮欲自託於王乃約阮大鍼朱大典袁宏勛議奉王行監國事道周至將復以迎駕討賊爲請大典云吾奉詔以所部導駕先發安知聖駕所在士英云小兒亦導駕去今不知小兒何在遂無由復知聖駕時士英已注意監國不復言駕在靖南軍中矣惟大鍼猶愧慙自稱死罪耳道周凡草諸檄及論數千言娓娓不已

然疏請雖切而事幾闕然無所動

臨安旬制紀卷一終

臨安旬制紀卷二

錢唐張道少南稿

己未路王監國於杭州

時唐王在杭州亦勸王監國馬阮遂以虛器擁王是日禮畢羣臣俱朝王素服過謝慈禧宮士英大鉞大典宏勛及浙撫張秉貞御史何綸十餘人各綵服黃蓋腰黃白隨王入謝慈禧宮時太妃服淡黃衣白襦侍女衣素葛者數人而已獨禮部尙書黃

臨安府志卷二  
道周素服角帶與士英並立王問爲誰道  
周袖中出名刺王欣然曰先生真一代忠  
良今日幸共任大事旋執士英袖云先生  
每事與黃先生商量士英傲然不屑也大  
典遽云黃道周不知事吾從行在爲聖駕  
開道而來曷不詢我道周云旣爲聖駕開  
道今日聖駕安在大典默然遂散出道周  
復入朝時馬阮朱袁俱不至王遽請見令  
坐賜茗問今日何以教我者道周云用賢

才收人心破故習行王道爲今日要務王  
曰和氣致祥家不和事不成今日之事先  
生與馬輔議之道周曰事有思量不得者  
如黑黃蒼素迴不相入今日在兩浙宜用  
兩浙人望劉宗周爲江東老成何堅不召  
用王曰馬輔恐劉先生來又分別門戶耳  
道周云祇爲門戶兩字破我乾坤今柰何  
復入其邪說耶君子有賢奸而無門戶小  
人無賢奸而有門戶然而門戶之談君子

不能避也王曰今馬輔批兵勢不得不  
與馬輔議道周曰此非職意想所及時士  
英議且監國後卽真以俟敵動靜道周語  
何綸曰如敵人便欲北面君輩復何面目  
自存乎綸曰吾明日赴越中措置行在矣  
道周因入問士英士英曰越胡可居否則  
金華耳道周曰金華水西流山川平易國  
初守不踰月已喪胡武襄文弱之國也士  
英默不答道周云不復建業不守常鎮僕

終不能與諸公共事也內侍孫元德李進  
錯愕曰一杭州尙恐不能保安望他乎道  
周拱手曰如此則諸公爲之耳退乃上疏  
曰多難興邦殷憂啓聖維大有爲之君應  
不世出之運所以匡植宇宙奠安宗社爲  
四海蒼生造福無窮非獨以慰僉后之情  
綿未墜之緒也我太祖高皇帝被濯乾坤  
功德邁於千古綱維江漢卜厯過於成周  
暨我穆宗神宗深仁厚澤在宥天下施於



啓禎之際雖有兇醜不廢雍熙徒以師律  
不宣養寇怙亂朝紳淆濁醜正崇回兩載  
之間二京繼陷實史策所希聞晉宋所未  
有也天命未改麻敷有歸恭遇殿下元德  
格於重華仁風洽於四表帝眷早定立此  
丕基凡有血氣之倫俱仰神明之表感時  
識機慕義企踵者籲上穹而懷今日固已  
久矣臣自三月奉祀禹陵請假入山心虞  
朝家或有非常動靜普天牽土舍殿下誰

歸所以徘徊江上廢餐忘寢以期一當自  
五月聞變以後臣躬入金華召募義旅間  
出嚴備收拾餘燼所得東陽義烏永康向  
義之士可成一軍如原任太子太傅戎政  
尙書張國維所募四千人永康知縣朱名  
世所募二千人金華道臣王調鼎知府王  
修所素練千八百人舉人龔廣生秀才王  
同庚朱萬化所新募二千人舉皆有勇知  
方可資一割之用又聞宇內右肱常在江

右晉宋之間賴其雄風如原任右庶子楊廷麟修撰劉同升往年召募常有五六千人合虔鎮撫臣李永茂所素練三千人臣雖未與約誓而克復之業早有同心皆喁喁引領以待殿下誠得黃鉞一麾應期畢集上清鍾山之塵次復燕京之業以仰附鱗翼傳世無疆

庚申 大兵抵嘉興馬士英遣陳洪範使軍前請割地講和

洪範坐艦懸旗書奉使 清朝四字

禮部尚書黃道周上表勸進

時諸臣噂沓無遠志道周乃上表勸進曰正位凝命其道尚賢戡亂復仇惟元克建况當屯險之際經綸起於立君在此草昧之間需遲非以濟變以親以長以貴民獻俱有一心曰德曰位曰時天人既以交應殿下乘眾志以御六龍應元良而當全璧用賢去奸以復神宗之治攘亂卻敵以紹

臣等謹將  
卷二  
太祖之勳下慰士民上承帝眷不可緩矣  
昔孫權匹夫拔刀斫案而開三世之疆晉  
元儒主舉酒覆杯而立百年之統况以殿  
下盛德令聞著於海內啓邦載毫適在臨  
安續十二宗之丕承申八百年之吉祥雖  
少康宣王不足專美於前又何建炎建武  
之足誦乎昔光武肇造實承蕭王之勳乾  
五飛天亦當乙酉之麻遠稽南頓俯溯瑯  
琊知國運之將隆屬一人之有慶恢此遺

緒光被前徽臣等已同諸臣講求綿絕卽  
當擇日共贊郊壇然諸臣弗是也

前南國子監司業吳太冲三上牋請誅奸不  
報

其第三牋略曰黔賊逆黨朋奸誤國罪宜  
寸磔今又奉殿下監國豈其本心特藉此  
虛名巧爲脫卸以自全耳此真古今奸賊  
所未有者職不知國家與諸奸種何冤孽  
而慘毒至此乞明正典刑懸首藁街以洩

神人之憤夫誅若輩直如狐豚幸勿與諸  
臣謀謀則不能殺矣王際不敢發

黃道周上七事求賢逐奸令師四箋

其七事箋曰臣聞人心爲立國之根至誠  
爲致治之本邇來京師重陷皆由士志先  
頹民心喪失焚香載道迎賊迎敵非爲邊  
境疏虞將帥不競勅敵之勢不可遏也今  
當凝命之初眾志歡忭鼓舞胥慶實祖宗  
神靈憑依有道爲帝天之所眷顧而諸臣

沈汚牽於故習所坐講力行皆年來敗局  
不足爲興主道也臣愚以殿下清明在躬  
爲神聖之表宜捐十日精神惕厲振頓與  
士民相見使海內聞之以爲聖人復出江  
南父老見之以爲禮樂復興而後天下事  
可爲也臣略爲敷陳凡有七事行之十日  
可爲王道之端殿下設誠行之弗爲異端  
所阻臣幸甚一自六月八日以始天地鬼  
神咸肅穆以觀興主之作用宜齋心夙夜

求賢訪問省覽章奏凡所批發皆精意新  
采以動人心監國後一日宜集百僚郡守  
縣令問民所疾苦先爲何事亟與改除臣  
往見臨安人民繁庶今閭井蕭條民居皆  
爲兵舍殿下宜乘板輿文武緹騎先幸南  
郭召問百姓父老蠲除其苛令縣官贈卹  
鰥寡孤獨自南而西自北而東所召問蠲  
除皆使細民得聞天語或一日未畢則兩  
日畢之是爲王道之始此一端也又後一

日宜集百僚召府縣教官集士民於郡學  
殿下親臨郡學問諸士民耆老家有長年  
九十以上者賜帛二疋米二石肉二十觔  
其八十七以上者以次隆殺百歲以下  
皆親揖而問之是卽辟雍養老之兆此一  
端也又後一日宜集百僚撫按郡縣教官  
訪問譽髦有孝有德素行端謹者爲一班  
有學問宏博文辭敏妙者爲一班有兼通  
騎射儀觀雄駿者爲一班略引數行優給

筆札其特達自著者殿下亦親召而問之  
是則射宮選士之兆此一端也又後一日  
宜集南京逃回諸臣僚及新至將卒問宏  
光皇帝的信如何或飛遞或蒙塵或銜壁  
殿下即踊足興哀羣臣遏密衛恤告先帝  
懿宮宜著誤國諸臣及叛逆諸臣罪狀或  
可含忍聊示筆誅是即興師致討之兆此  
一端也又後一日宜徵附近十郡耆宿臣  
僚大者安居小者饋食六七日內一齊陛

見其江右廣福以旬朔為差有召命者不  
得稽留未有申命者皆奉朝請聽撫按疏  
薦敘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召諸將領本  
處五營及收散潰水師殿下親於武場百  
官騎從分部閱視給賞其雄駿小弁有技  
勇者即授以告身如定難勳裔之類察其  
眾寡情實以為簿書即命掌兵大僚分汎  
扼塞要害如丹徒南口常州北關溧陽獨  
松關之類止留杭衛老營以備郊夫扈蹕

之用此一端也又後一日宜就南郊壇壝  
或鳳皇之陽掃地郊天告於皇皇上帝申  
誓百官迴鑾告廟正位登極使羣臣百官  
有所瞻依天地神祇有所昭格昔光武黃  
帝以乙酉夏六月己未卽位於南郊是卽  
殿下監國之日也以此十日祇見郊廟與  
今相付以此數日精神綱維百世昭示天  
下從此禮樂可以相起次第先後率而行  
之可也臣攷易象春秋麻數之說我國家

與周室皆以土德王二百七十五年而一  
甲絕故先周亦二百七十五年遂有厲王  
之事然又續而五百五十積德有隆汚則  
顯示有遠近亦惟在殿下自強而已易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殿下黽勉自強  
天地祖宗實呵護之勿以臣言爲迂曰是  
守令撫按之務不必以至尊下親細事也  
臣之學術志行不過如此他無可效其微  
忱惟此七端淺近明白爲萬民四裔之所

共曉仰冀殿下略行王道以振人心而新  
聽覩其求賢箋曰臣以草野過承隆眷賜  
茶命坐親被訓示知聖德宏恩有覆載之  
量睿慮深長非凡近之所能窺然以臣迂  
愚私揣人心憤悶已極譬之琴瑟風雨之  
後必須更張猶之棟梁傾覆之餘須加補  
治昨經面諭往見馬輔與商大略臣初至  
未暇出城但晤御史臣何綸見監國詔書  
所擢用諸臣未有劉宗周名慮浙中人心

繫於著龜斯民直道不可重違雖善政不  
在於調停起衰必先乎物望人見宗周與  
姜曰廣高宏圖不在召用之列必疑當此  
尚有誠心救亂仍是敗局無以彰求治之  
誠開維新之化幸因懿旨所未及別出明  
綸特召宗周以收江左再召楊廷麟劉同  
升以收江右不出十日四方觀聽自然一  
新若仍貫以膠柱猶藉薪而救火書曰有  
忍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容忍雖今日之要



務而渾沌非幹蠱之良圖易曰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先甲取其改新後甲取其丁寧  
若復以不別賢奸禁談門戶爲今日之鍼  
砭則時事悠悠終不濟矣今日宜常州爲  
重鎮設一督府徵閩廣之援師抗衡江上  
兩者而外惟有求賢圖治以收人心諸賣  
國賣君者雖未能討聽其自替在殿下遵  
養以待純熙在微臣敬慎以防敗類天祥  
皇家必有見睨之期濟濟師師乃成和平

之福也其逐奸箋曰治先固本道貴自強  
敵人不可漫嘗奸回不可共事聊抒孤忠  
以決去就臣孤立獨往道與時違見宏光  
元年諸臣用事措置乖方蒼素變色鹿馬  
易形私心危之不敢苟廁朝班之上出都  
四十日而陵谷變遷宗社顛覆中夜起立  
未嘗不痛恨飲泣於諸臣也今當乾坤失  
據之時諸臣私相約誓以殿下爲孤注必  
阮大鍼朱大典袁宏勛諸人齊集始舉監

國之事人心已失物望大乖馬輔兵將紛  
塞道路狐兔豺狼共爲一穴鄭鴻逵師過  
而不敢問高起潛兵散而不敢追又稱方  
國安兵回須索四萬見餉以爲供億國安  
固卽蕭山之人家貲鉅萬還家衣錦何所  
需此又聞馬閣臣自言南京之事已遣陳  
弘範入北與講不知弘範所講何事如宏  
光迴鑾自關宗社非弘範之所得講如殿  
下登極此天地祖宗之所式憑億兆蒼黎

之所共戴非敵人之所當聞也凡人欺弱  
而畏強茹柔而吐剛許定國所假借報讐  
之騎不能數百餘皆叛降蒙面之徒多不  
踰萬獨以人心旣失卷道壺漿使塞塵目  
爲王師鞏固坐成揖讓不知馬士英阮大  
鍼朱大典平生所仗靖南廣昌之兵竟成  
何物而賣國賣君一至於此今諸奸所在  
寇敵指名以國託於諸奸猶以薪投火也  
今弘範已行勢必復蹈建炎之事胡銓有

臨安府志卷之二  
言焉能向小朝廷求活魯連亦云有蹈滄  
海死耳臣繫孤舟見四面潰兵恐不得正  
命於殿下左右適會今日免朝有懷莫達  
謹含涕再陳以補前疏七事之遺其命將  
箋曰先師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殿下之宜有天下睽之天地承  
之祖宗卜之臣庶非在今日但以稽遲數  
月時勢倥偬不得晏然以觀謠歌之盛而  
過自虛挹讓再讓三諸臣遂生異議或襲

建炎之謀或進句踐之策臣愚以爲帝命  
傳之皇家人心屬於有德建武太元之際  
不聞通命於匈奴景炎咸淳之間猶且自  
正其位號若講無成謀則情窮勢絀若因  
講成事則蒙面喪心臣揆國家禍敗之故  
皆由大臣養奸蓄亂驕將寵極心媮從古  
迄今豈有宰相擁兵橫行都市臧獲俱爲  
總兵子弟徧稱顧命而見賊不鬪賣主挾  
君猶有騎虎不下之理今馬兵尙有數千

方國安兵猶滿萬朱大典眾亦千餘合金華新至者虛聲近萬諸臣皆受國恩蓄威自衛不肯進前而攜妻抱子藏馬於舟掠費於道意欲何爲臣細問敵中來者皆云敵騎不多合叛降者不能四五千以馬閣部之英武朱大典之福相阮大鍼之敏練使統率三軍北行扼塞出奇設變大有謝元之功小有祖逖之效而談笑廟廊養威都市終夜喟毗謀竄謀奔不可聽聞殿下

誠毅然發憤收東南之人才用東南之民力棄諸故習敗局一切不道以名則甚正以言則甚順以事則甚成如必無一戰之勞據甚下之勢與敗類而圖興邦與憤悶而圖成事畏首畏尾媮死媮生臣不知所終矣臣孤旅孑生徒步難進發語煩瀆惟殿下優容詳察速令諸臣扼要破敵立功自効功成別敘以慰神人之心王皆不能用時士英方遣陳洪範使北議割江南四

郡以講和顧洪範前與左懋第使燕懋第  
不屈死而洪範輸國情歸則士英之以宗  
社爲戲罪不勝誅矣厥後導大兵下臨  
安賊臣之甘心賣國如此是日午王賜食  
太監高起潛孫元德李進侍筵而元德脫  
中狎坐起潛作恣睢語又宛然曩時光景  
矣道周欲謁王議諸事宜進辭以懿駕在  
內遂不果  
辛酉命黃道周入閣辦事不果

是午王傳令旨命道周入閣內商略諸大  
政士英恐奪其政柄繳回不下

壬戌 大兵抵塘西王令頒行黃道周疏請  
七事卒不果馬士英阮大鍼棄王走

時敵信甚迫諸臣度臨安必不能孤存俱  
紛紛奔竄馬士英謀奔金塘乃上內閣印  
大鍼亦上兵部印不辭而去既士英欲附  
靖鹵伯鄭鴻逵舟而南適方國安兵至索  
饗遽上鄭舟挾士英去士英踉蹌揮涕墜

水中一足單蹠入方營道周知羣奸不可共事而王閉閣修齋亦度不能修康王故事決計趣歸與涂仲吉移舟上富春聞岸上鼓吹聲喧甚則朱大典阮大鍼翺翔從富春拏舟欲入婺州者也

癸亥

甲子台紹道于穎上疏請誅馬士英不報時士英入方國安營王亦無如何也後劉宗周遺穎書曰監國舉動尙無足恃此等

疏卽宜朝上夕下何至四五日全無行止景泰初王竑捶殺馬順而監國規模次第可觀惜無其人耳今明府立發第二疏不必候旨隨發三疏必行其說而後已卽宗社自此邱墟亦可下見高皇帝於九京於臣子分義亦浩然於天地間矣宗周復遺穎書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穎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事卒寢大兵徇杭州王率羣臣詣軍前降錢塘令顧

咸建死之

大兵抵武林關巡撫張秉貞惟擾不知所  
為陳洪範勸之納款錢塘令顧咸建力爭  
不獲秉貞將挾王出降乃遣咸建犒師咸  
建復命即棄官去王倉卒與秉貞請軍前  
降先是貝勒博洛以書招王王度力不能  
拒又不忍殘民故決志銜璧及諸營請弗  
殺人員勒許之杭州之免屠發王之惠也  
閏六月晉王監國於越不知王之猶存也

上諡曰閔王未幾借宮眷及鄒太妃北去  
將渡淮太妃伺間奮躍墮急湍死明年五  
月王與福王並殂咸建守漢石號如心崑  
山人崇禎癸未進士令錢塘有惠政至是  
焚册奔吳江追執以還令薙髮易冠服咸  
建曰不仕以完臣道不髡以完子道終不  
屈閏六月朔殺於忠清坊士民徒跣號泣  
懸首城樓一蠅不集州人收而殯之閩中  
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賜祭一壇建祠行

都

閏六月在籍左都御史劉宗周行人司行人陸培兵部職方司主事原任邵武同知王道焜殉節

宗周聞潞王出降方進食推案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及越州迎款乃朝於先祠出避郭外門生秦祖軾以袁閔文謝故事勸宗周曰北都之變不死者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

稷僕在懸車尙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者有主也監國降矣普天無君臣之義矣尙冀吾越爲一成一旅耳而吾越又降區區老臣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之所以死也世無逃生之宰相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哉若少需時日以待有疊山之聘而後死疊山封疆吏非大臣比然安仁之敗不死終有遺憾及宋亡矣猶



然不死亦以九十三歲老母戀戀不決耳  
我何戀乎今以爲可不死可以有待而死  
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畏死之徒而已乃  
繫以詞曰信國不可爲媮生豈能久止水  
與壘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  
非偶得正而斃焉庶幾全所受扁舟辭墓  
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  
得死舟人扶出之遂絕粒久之渴甚口吻  
瘡發其女進茗飲精神頓生蓋復液也宗

周擲杯於地自後不復飲矣宗周語門人  
曰吾今日自處無錯否門人曰雖聖賢處  
此不過如是宗周曰吾豈敢望聖賢哉求  
不爲亂臣賊子而已或傳發中建義公曷  
少緩之宗周曰吾學問千辛萬苦做得一  
字汝輩乃欲我做兩字耶竟以閏六月初  
八日卒前後絕粒幾四旬勺水不入口者  
十有三日培於大兵至浙時謁巡撫張秉  
貞請兵拒守而秉貞已與陳洪範謀挾潞

王降令曰太后在此危駕者誅培慟哭去  
曰事難立矣吾不死無以報國乃攜家避  
橫山之桐塢嶺道遇其友陳廷會語以故  
廷會曰君職行人無守土責且天下事未  
可知無已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仰天歎  
曰需乃事之賊後日將有求死不得者子  
不見北都某某乎長號而別俄聞潞王降  
索酒飲將自裁其妻規防甚嚴乃止一日  
給其妻他往鍵戶自經妻兄子破壁救之

培大恨曰奈何苦我越夕爲書三緘辭毋  
作絕命詞冠帶叩頭北向五南向三以結  
鞵繩揖二僕曰我爲烈士若輩宜成我志  
坐方牀從容就縊死年二十八江東贈尙  
寶司少卿謚忠毅道焜聞潞王降語其子  
均曰北都之變我受先帝知遇恩當死久  
矣所不死者俟將有爲也南都之立羣小  
盈朝往必不得志故濡遲至今今更何望  
且向者銓曹以故事格我卑我官也今不

臨安旬制紀卷二  
死天下將謂屬吏中固無人矣乃投纆死  
江東謚節愍宗周字啓東山陰人學者稱  
念臺先生培字鯤庭道焜字昭平俱錢塘  
人培道焜以同日殉時有錢塘諸生方天  
眷巾服再拜自刺死仁和諸生諸復詣羅  
木營死

臨安旬制紀卷二終

臨安旬制紀卷三

錢塘張道少南稿

潞王佚事

潞王好鼓琴其所製前委兩角材特精良  
崇禎年愍帝嘗出宮中古琴賜之後流落  
人間並稱潞琴毛西河有公望遺牲以潞  
國之琴賦滿庭芳詞云漢室淮南藩封澤  
潞紅絃久擅空桑攜來海甸寶匣散珠光  
碧軫瑤徽璣額龍門樹斲羽鏤商人傳是

乾清供奉會遣賜諸王崇禎題歲月橫紋  
印綠蘇帶流黃自王孫散去淪落江湘故  
國軒懸何處燒初好付與中郎誰知得紅  
絲繫足還是舊宮妝又西河同王徵士聽  
楊太常彈琴篇詩有毛牲家蓄潞國絃諸  
王頌在崇禎年句後此琴入杭州汪氏金  
江聲有集汪秀峯飛鴻堂觀潞琴同賦詩  
云高堂置酒延眾賓鼎彝圖史左右陳素  
琴三尺橫斐几酒半拂拭開龍唇珠徽的

爍寒光賦蛇腹千絲斷紋細篆書鳳沼辨  
題名知是前朝潞菴製當年愛弟獨承恩  
寵樹皇枝望最尊賜出良田連汶水特開  
朱邸並梁園風流好古口平亞託玩宣情  
致閒暇良工斲就嶧陽材韻磬號鍾詎相  
下承家嗣子更溫文書畫臨池妙軼羣主  
常涉善擊窠大書尤工手撫焦桐調雅奏  
畫蘭子家舊藏有之崇禎帝協南薰豈知戎馬紛蹂  
思隨翔鳳神琴名踐憂國愁聞宮徵變陵廟俄看劫火飛宗

藩竟類屠羊歿請封南徙到錢唐佛子家  
家祝瓣香百萬生靈全性命不辭銜璧作  
降王此琴流落從茲久故物何年入君手  
愛惜重裝古錦囊摩挲時把于闐帚拂軫  
抽絃感慨平醉聽滌硯喜神清鑲餘靜聽  
能忘味試鼓松風一再行

王精通內典一日於大鼈腹中獲觀音一  
尊四面莊嚴悉具於是遂修佛長齋工書  
畫尤精於畫蘭會刻石置虎跑寺好收蓄

珍異有舍利子一每晦輒有光視其燥潤  
已晴雨有呂真人畫像風左則鬚飄而  
右風右則鬚飄而左相傳仙筆也有沸水  
石置水中水沸如潮有竹節盆大如輪有  
碧草上有小龍大如指長踰三寸淡金色  
鱗爪具備繞指盤屈氣色若新後俱不知  
何屬矣

潞王既北去其宮眷匿塘西孟氏錢塘張  
紘與王氏謀首之既而悔不與名後王氏

首者五人皆暴死絃踰五年亦死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table or list.

附朱督師及馬阮諸奸事蹟

潞王既降士英與國安尙駐錢塘距杭州  
城十里立五營大兵追躡之斬其眾五百  
級乃竄餘杭復敗適魯王監國越中張國  
維幼其悞國十大罪懼不敢入朝走依國  
安於嚴州未幾士英姚江之師復敗而國  
安亦敗於富陽時大鉞已先竄金華往投  
大典大典方募義旅爲固守計因與共事  
士民檄逐之大鉞怒走詣國安軍與士英

國安行誼錄 卷三  
遇掀髯抵掌日談兵自負國安信且喜已  
復煽方朱兩軍交惡大典幾爲國安所窘  
顧士英以南中之敗半出其手而已受惡  
名至是有所論辨頗與抵牾無何士英率  
國安軍渡江窺杭州沿江列陣大敗溺死  
無算乃收合餘燼於江東赭山朱橋范村  
諸處縱肆掠劫明年正月國安與鄭芝龍  
合疏薦士英於閩王令士英爲辦事官俟  
克復杭州始許復職六月大兵渡江深銜

魯臣弗納之怨密與國安謀劫監國來獻  
監國覺脫去而國安一軍卒盡殲遂與其  
父故大學士逢年薙髮降而大鉞先已納  
款至八月遂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詣  
江干降自言願破金華自効初大鉞在金  
華大典與閱城指西門戒其下曰此新築  
土未堅當嚴備具大鉞心識之至是以巨  
砲攻是門自墮恣屠僇以報檄逐之恨大  
典自焚死方大典之去杭也復與江上諸

臣奉魯監國偕張國維主金華兵時孫嘉  
 績熊汝霖主紹興軍錢肅樂主明州軍江  
 東之軍推此三府監國以國維輔政加大  
 典文華殿大學士建行臺督師國安封荆  
 國公父逢年亦拜大學士尋議分地食餉  
 以金華蘭谿湯谿浦江隸大典而國安方  
 以潰兵列江上縱暴無狀馬阮沓至人心  
 岌岌故未嘗越嚴州一步先是在淮撫時  
 唐王禁高牆大典為白其冤及王稱制遙

授文淵閣大學士封婺安伯督師浙東屢  
 書招之大典曰錢塘一江扼要吾去誰為  
 司餉唇亡齒寒閩何能固或勸其以孥先  
 行為善後計曰吾孥去則一境無固志是  
 教之叛也為天下者烏得及其家比國安  
 聞其饒於貲聲將索餉四萬酬士英引擢  
 尚書之德遽率眾往襲圍攻匝月殺掠甚  
 慘監國召諭至再至閩六月二十五日始  
 解散後以事勢日非茸公廨為行在將迎



監國駐之或曰江上危婺州得安枕耶乃  
寢及六兵渡江國安與大鉞俱降導攻金  
華大典執招撫使烹之嬰守凡三月間出  
奇兵 大兵死者數萬外無援兵而部下  
無一叛者義烏御史傅巖大典姻屬也爲  
強宗請盡以子弟兵爲援泣許之巖夜縋  
而出還至義烏以死部將吳邦璿何武雄  
健多智素倚之國安以大砲攻城急城中  
亦以火器禦之烟炎張天日闐如雷 大

兵稍卻乃日夜濟師守者漸疲紛投坑塹  
城遂陷大典子萬化尙巷戰力盡見執大  
典麾其妾女及萬化妻投井中邦璿曰城  
中火藥尙多不可資敵不如焚之爲吾輩  
死所大典袖中出火繩示之曰此固吾意  
也卽環坐庫中賓從之願以死侍者得二  
十餘人頃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大典亟命  
舉火藥發大震如霹靂大兵反走多蹂踐  
死大鉞旣獲破婺功復隨軍入閩至仙霞

嶺有微疾同行者曰子老矣毋苦跋涉盍  
留此調攝子姑徐徐來大鉞艷然曰吾雖  
老尚能彎強弓騎壯馬且今欲收七閩舍  
吾其誰柰何言若是旣而曰咨此必東林  
復社問我也軍中初弗解東林復社爲何  
語曰子行矣非敢有撓也翌早全軍度嶺  
大鉞下馬步行趨捷若猿猱以鞭梢指騎  
者若輩少壯男子願不及一老秃翁矜盼  
矍鑠軍中頗壯之旣過五通嶺則喘急氣

息不相屬蹲一石上死其僕自後至見之  
復下嶺購棹時干戈遍野人民一空顧無  
所得木越數日始昇板扉以上會天暑尸  
蟲四出溢於路僅存腐骨而已或曰方其  
自矜得意時爲軍士擠之墜崖死或曰大  
鉞登嶺時忽頰首大呼曰介公饒我卽自  
撻其面墜馬墮崖下身首異處其奴尋得  
之繫其頭於馬上求棺三日始殮云介公  
雷演祚字也士英於國安敗降後將朝唐

王於閩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乃遁入天台山寺爲僧大兵搜獲之與總兵趙休元駢僇於市時丙戌六月也或曰閩拒不納乃竄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易軍易敗奔新昌山中丁亥就禽斬之市人齣切其肉以飼犬或曰丙戌八月大兵獲吳易并執士英同就僇或曰士英與國安父子同時降或曰大兵至台州士英始出降唐王被執於順昌搜龍損獲馬阮及方

氏父子連名請駕出關爲內應疏事在已降後大鉞已墜匪死仍僇尸而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披甲爲奴或曰爲雷擊死或曰大兵渡江士英國安合兵奔天台詢之士人云山西有徑可通楚粵入滇閩緣眾未聚稍憩以俟山有石橋恐敵人之襲之也斷之出石碑有文曰方馬之兵至此而止二人大驚以爲天意也遂畱不去乃遣人詣杭降貝勒令大鉞遺書

以異其禮二人大喜即遣將謀劫魯監國  
其將入魯營即病昏督監國亦覺之逸去  
二人既至杭貝勒令盡挈親屬及所部健  
將入城居月餘貝勒宴二人盡歡出不意  
驅其部將四十八人駢斬之遂囚二人檻  
車入閩繫一室中士英惟日吟詠自遣忽  
一日引至洪塘與總兵數人同被戮時有  
黑氣從西南來云

論曰當潞王時輿圖半壁如閩浙江右楚  
粵蜀滇黔之地猶疆舊索所不及建炎者  
僅失江南十餘郡耳使王勵志中興獲賢  
良將相與之圖存則其能立國與否尙未  
可知雖然監國非王意也馬阮脅之耳夫  
馬阮豈誠有意人國哉彼其戀富貴私身  
家盜柄權之念未嘗須臾舍去南都半載  
腰金蟒玉如伊如優生殺恣心如蝎如虺  
一旦長江飲馬王氣頓消而富貴身家柄

權俱去矣不得已挾太后而南以爲不如  
是則吾之宰相大司馬如糞土也假護擁  
東朝之尊威以呵嚇臣庶且冀赧王未成  
禽則牯犂而犢至繫廢而慶來君相重逢  
湖山坐翫格天之閣半閒之堂可再構也  
及夫玉馬朝周長驅北去宮聲不返咽並  
寒流而遺老舊臣責言沓貢况潞藩所在  
人望攸歸設或捷足先登落他人之牛後  
則太阿墮地爲組上肉矣故監國之役雖

非本衷而亦出於萬不得已者也善乎黃  
忠端之言曰馬阮既賣吾君恐臨安更擁  
潞藩妄云靖南奏捷六飛無恙至敵抵塘  
西才議監國使半壁餘生竟淪微管猶且  
餘息奔逃真豺虎之所避食也亦可爲刺  
其肺腸而誅其心者矣厥後閩關不納江  
東復拒事權一失奔竄無門由此觀之彼  
所爲亟亟援立者豈不自以爲先見之智  
乎迨夫反面倒行逆施而富貴身家柄權

臣等自命 卷三  
之念猶若膠藕著身不能暫釋以冀溺灰  
之復然仆柳之再起差幸天誅冥殛赫然  
相加而餘毒始息則彼自以爲智者何在  
也若夫忠烈報國之士不獲手劍諸奸而  
徒以身殉志尤可哀當是時守土而死者  
僅一大令而峩峩巨僚望風迎款矣居鄉  
而死者僅二三君子而濟濟國楨奉表歸  
誠矣之數臣者雖曰不盡屬心乎潞王而  
皆感王之降而興者也繫其事而表其烈

豈有強辭乎哉故夫僕之爲是書也非惡  
馬阮也亦非痛潞邸也以爲吾臨安山屨  
水懦之所而猶有鯤庭昭平及方諸數先  
生以閒官冷籍青衫賤貧之身與漢石鼓  
山支撐正氣則其光吾壤不亦多乎且以  
滌降王啓關簽表之恥也至於監國典禮  
荒促無幾而曰旬制者以爲時未及旬猶  
以旬統之舉成數也荒朝無他制設蒞把  
旄猶有所制也其未始事以前敘諸奸之

挾太妃入浙者以明監國之所由始既歸  
命以後附馬阮敗亡之蹟者以明奸佞之  
所由終然而弗得詳焉則是編者猶僅存  
乎其略者也

臨安旬制紀卷三終

全德齋印

全浙詩話刊誤

全浙詩話五十四卷會稽陶元藻篁村撰積  
七年之久蒐羅頗稱繁富但讐校未精其中詩  
人部居或前後疊見或父子失敘身丁晚季而  
闕厠國初跡入興朝而仍殿勝代以及姓名不  
備爵里闕如誠作者之麤疏亦傳書之缺憾也  
客春自蕭山友人處借鴟流覽隨手正譌件繫  
條分積有數則近日雨繁晴程復讀一過補乙  
續塗居然成帙非好爲是掇擊竊欲附於諍臣  
嗟乎窮儒讀書無用至白頭垂暮僅僅仰屋梁



著述自娛亦可悲已而上下數千年徒以一手  
 指之力爬羅抉剔求其完善無戾繆難哉後之  
 好譏彈者輒恣意糾劾吹毛而求疵焉抑何其  
 不相諒也然一書出而有譏彈者逐其尾則書  
 亦傳矣咸豐三年癸丑春仲望後一日錢塘張  
 道少南父識

全浙詩話刊誤目錄

- |     |     |
|-----|-----|
| 十一卷 | 盧襄  |
| 十三卷 | 舒亶  |
|     | 康與之 |
| 十四卷 | 柴望  |
|     | 詹中正 |
| 十八卷 | 朱伯仁 |
|     | 呂徽之 |
| 十九卷 | 賈娉娉 |

二十三卷

吾衍

二十五卷

葉隆禮

二十六卷

洪貞女

二十八卷

李奕

三十一卷

章震

三十五卷

陳函輝

三十六卷

余堯臣

三十七卷

余古章

三十七卷

趙氏

三十八卷

崇禎辛巳道人

四十卷

陳麗

卓發之

黃宗羲

四十二卷

英寶厓

四十七卷

張岐然

五十卷

沈中桂

五十二卷

衛琴娘

附辨



云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冰炭腸恨失其  
全篇二十卷方外復列贊元名為僧亦引庚溪  
詩話而贊元名下不注俗姓與某寺蓋陶氏  
此書編纂非出一時忘其前卷所引遂復以贊  
元為僧號耳

宋舒 亶 編纂失次

十三卷舒亶字信道慈谿人治平二年進士官  
至龍圖閣侍制按舒懶堂北宋人嘗與李定以  
詩案劾東坡者列入南宋卷中非是

宋康與之 編纂重出

十三卷康與之字伯可嘉興人又同卷康執權  
字伯可官侍制奉祠寓居永嘉按與之即執權  
實一人也前條引風雅閒談伯可題宣和御墨  
云云後條引浩然齋雅談康與之伯可詩云云  
宜并條

宋柴 望 編纂失次

十四卷柴望字仲山號秋堂江山人嘉熙間為  
太學上舍端宗朝因薦授迪功郎後辭歸宋亡

後稱宋逋臣按秋堂爲南渡遺老列王梅溪前  
殊不稱宜與謝皋羽一流爲伍

宋 詹中正 編纂失次

十八卷詹中正字州人大中祥符八年甲科時  
稱詹白雲按白雲乃北宋人不宜與宋季遺民  
同列又州上疑有闕文或其文爲字某某州人  
也

宋 宋伯仁 編纂失次

十八卷宋伯仁字器之號雪巖湖州人引詩衡

云嘗以詩獻東坡則北宋人也列此亦非

宋 呂徽之 編纂重出

十八卷呂徽之字起猷號六松仙居人迹跡不  
出操行極高引輟耕錄云徽之長於詩宋亡隱  
居萬竹山中樵漁自給一日大雪攜楮幣易粟  
富家聞其分韻賦詩有得滕字者苦吟不就徽  
之笑曰何不舉滕王蛟蝶事眾迎入請成之援  
筆而就又請賦曇字韻隨筆書訖徑出問姓氏  
不答與之粟曰吾豈受不義者必欲易之刺船

而去遣人尾其後路甚迂僻雪霽往訪惟草廬  
一間忽米桶一人乃徽之妻也因天寒故坐其  
中詢所之曰捕魚溪上詣之呂方艤舟隔岸遙  
揖曰諸公曷先如舍遲我乎少選徽之攜魚換  
酒歸盡懽他日復往已逸莫知其處滕字詩云  
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齧枯藤鶯鵲聲亂  
功收蔡峽蝶飛來妙過滕曇字詩云萬里關河  
凍欲含渾如天地尙含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  
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梢寒郭索松埋短髮老

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慙又二  
十三卷呂起猷字徽之號六松仙居處士引三  
台詩話入元實一人也三台詩話卽用輟耕錄  
語

宋 賈娉娉 編纂失次

十九卷賈娉娉按娉娉乃幽州人賈平章女其  
嫁魏生已在元至正時宜列元人中戚氏三台  
詩話誤爲賈似道女陶氏承其譌舛也

元 吾 衍 編纂失書姓

二十三卷吾衍字子行錢塘人布衣按子行乃  
複姓吾邱漢有吾邱壽王後人去一字稱吾子  
行者如以子長為馬遷相如為馬卿曼倩為方  
朔武侯為葛亮皇甫侃為皇侃也然文人弄筆  
則可若書姓名則須備舉耳

元 葉隆禮 編纂失次

二十五卷葉隆禮字士則嘉興人由進士仕至  
秘書丞按士則乃南宋人列元人中非是

元 洪貞女 編纂重出

二十六卷洪貞女太平人引三台詩話太平志  
洪貞女詩誰謂妾無夫中途棄妾身先歿誰謂  
妾無子側室生兒繼夫嗣兒讀書妾辟繡空房  
夜夜聞啼鳥兒今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  
下據許浩復齋日記此詩乃明樂清金氏作即  
章公綸之嫡母也然今高季迪集又現載此彼  
此傳錄竟不知果出誰手又三十七卷邵氏章  
文寶妻樂清人引復齋日記云文寶聘邵氏未  
成婚納妾有娠而文寶得疾將死氏聞請往父

母不許堅欲往文寶一見而逝氏撫妾守喪妾  
子綸親教讀書後遣就外傅成進士官至禮部  
侍郎氏自爲詩見志云誰云妾無夫妻猶及見  
夫方歿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  
妾辟纊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  
人瞑目黃泉下又同卷洪氏引台州府志云洪  
氏南塘戴氏婦也既許嫁而夫病其父先遣媵  
女視夫湯藥有娠及洪于歸至中途夫卒竟歸  
服喪如禮已而媵果生子洪撫之如已出既長

教以義方卒至成立事聞旌之曰夫人里中咸  
呼爲洪夫人云嘗賦詩云誰謂妾無夫中途棄  
妾身先歿誰謂妾無子側室生兒繼夫嗣兒讀  
書妾辟纊空房夜夜聞啼鳥兒今成名妾不嫁  
良人瞑目黃泉下後附朱文藻注云按此詩與  
章文寶妻邵氏相同殆是一人倡而一人錄其  
舊也今並存之按洪貞女乃元人邵氏與洪夫  
人俱明人斷無三人作詩如一手者余以爲宜  
於邵氏復齋日記下雜引三台詩話及台州府



志臚列辨證而二十六卷之洪貞女及同卷之洪氏俱芟去庶無重沓之弊

明李奕編纂重出

二十八卷李奕字宗表其先汴人元末徙居錢塘結草閣北關門外稱草閣先生明初以薦官國子助教以病免卜居永康遂為永康人有草閣集又五十卷李暉字宗表錢塘人按草閣本名暉陶氏前卷更書李奕以避國朝廟諱也後卷復列入乾隆諸公間用缺筆例書其名

舛譌莫此為甚

明章震編纂重出

二十八卷章震黃巖人引黃巖縣志云章神童震八歲能詩謝文肅公嘗以楮扇命題操筆立就云流水往來急青山遠近齊相期恐相失冒雨過橋西公大奇之又三十二卷章憲黃巖人亦引黃巖縣志惟憲下增一者字歲作齡文肅下減一公字扇作筵公作文肅為少異耳或所見別一本遂譌震為憲且以為兩人也

明陳函輝 編纂失次

三十一卷陳函輝字寒山臨海人三十四卷陳三槐復附其子函輝引沐雲詩話云陳三槐子函輝爲靖江令後贈兵部尙書明末曾作絕命詞四首其一曰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慚赤手擎天惟見白雲貫日其末云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人間同志按寒山明季人宜列三十六卷不當廁宏治正德人中且子先父列顛倒重沓殊戾體

制

明余堯臣 編纂失次

三十五卷余堯臣字唐卿永嘉人有采邁集引靜志居詩話云高季迪夜飲余左司宅云燈銷月窺闌角警霜委砌答余左司沈別駕元夕會飲城南詩云故人念我有二子省內郎官府中佐徐幼文采邁詩題爲永嘉余唐卿左司賦然則左司之稱本於越鎮將版授而司馬之銜疑唐卿曾仕於淮張也按唐卿元季明初人今列

沈嘉則徐天池諸公問非

明俞古章 編纂失次失書名

三十六卷俞古章富陽人引客座新聞云富陽  
俞克明既宦而貪家有田與他隣相連每歲令  
人侵其畔鄉民苦之其族人俞古章者賦詩一  
絕云一年一寸苦相侵一尺原來十度春若使  
百年侵一文世間那有萬年人按俞古章名膺  
字古章富陽人布衣高隱古章非名也宜更曰  
俞膺且正統間人亦不當列入明季嘗讀七脩

類稿云富陽俞膺字古章肥遯邱園名聞湖海  
宦游於浙者必得其文為美正統間藩臬諸公  
先後封章薦舉不起吳和州亦嘗薦之先生辭  
以詩云青雲有路念綈袍迢遞和州薦剡勞下  
乘難追千里馬虛名恐誤九方皋嵇康自信趨  
時懶少室誰云索價高縱使陽和動鄒律秋風  
雙鬢已蕭騷又同時寧波徐恕字勉仁亦以文  
鳴不膺國召後家吾杭有藝說譬喻為學甚悉  
故當時有富陽俞甬東徐翩翩文采雙明珠之

譽陶氏編纂此書如七脩類稿及富陽縣志俱所引及何不引此則耶

明趙氏編纂重出

三十七卷趙氏台州人張元向配引台州府志云趙炳吳女明亡被俘至河埠溪兒口聞夫張元向已見殺齧破指血題一絕於衣間云鼓鼙滿地不堪聞天道人倫那足云聽得睢陽空有舌裙釵祗合弔湘君遂投河而死又五十二卷趙烈婦仙居儒士炳吳女同邑張錦妻引三台

詩錄云婦被兵難俘至河埠溪兒口聞夫已被殺嚼指血題詩衣間投水死見應明經期至張綱倩夫婦序論其題衣詩云鼓鼙滿地不堪聞天道人倫那足云聽得睢陽空有舌裙釵只合弔湘君按二書所載趙氏事跡戚氏為詳實一人也

明崇禎辛巳道人編纂失實

三十八卷引樵李詩繫云崇禎辛巳道人題探梅六言詩時人莫會意王翊曰道人起句謂舟

全浙詩話 卷一  
輕則速十里之行等五里雪霽而殘一山所積  
止半山耳乂書王子可與言詩按此道人乃乂  
仙其云崇禎辛巳者必請乂時也宜入雜錄此  
列方外非是

國朝 陳麗 編纂失名

四十卷陳麗字貞倩號正庵仁和人允倩弟有  
采菽堂詩選按貞倩名麗明允倩名祚明俱御  
史陳潛夫之弟潛夫初名朱明蓋以明為第也  
此僅書麗失明字

國朝 卓發之 編纂失次

四十卷卓發之字左車號蓮旬仁和籍瑞安人  
忠貞公六世孫鄉試副車有漉離堂集引 國  
朝兩浙詩鈔云蓮旬淹博羣書兼精內典構傳  
經堂以延四方賢豪子人月孫天寅皆士林之  
望又同卷前列卓人月字珂月仁和貢生有蟾  
堂蕊淵等集按蓮旬乃明人不宜入 國朝珂  
月為蓮旬子反前列子先於父繆戾殊甚

國朝 黃宗羲 編纂失書官爵

四十卷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仁和諸生著有南雷文集按梨洲曾於魯監國時官至都御史此僅云仁和諸生殊闕考

國朝 吳寶厓 編纂失名

四十二卷吳寶厓仁和人康熙□□進士官在平縣知縣按寶厓名陳琰豈陶氏緣避 仁宗諱如晉書稱石季龍例耶然此書前有畢秋帆序書乾隆甲寅則脫稿尙在 尚廟時也不應預避或嘉慶丙辰付手民日所更歟

國朝 張岐然 編纂失次

四十七卷張岐然字秀初號仁菴仁和人諸生按仁菴爲明季逸老國變後隱於緇流不宜次雍正諸公後

國朝 沈中桂 編纂失次

五十卷沈中桂字穗先平湖諸生引 國朝兩浙詩鈔云其甥爲曹侍郎倦圃人目爲是舅是甥按穗先乃倦圃舅則明季人也今列乾隆諸公間殊非

國朝 衛琴娘 編纂失次

五十二卷衛琴娘天台人引三台詩錄云丹徒縣志順治三年十一月甘露寺有一婦人死於楊公祠內僧啓其戶見壁上炭書字數行云云據此則琴娘乃國初人何與篁村女並列耶

附辨  
國朝 正 崑

五十三卷正崑字豁堂餘姚人住淨慈寺著有同凡集引漁洋詩話云徐繼恩字世臣武林名

士亂後爲浮屠名正崑字豁堂陶氏按云杭州府志正崑字豁堂金陵郭氏子而越風則謂正崑字豁堂餘姚人住淨慈寺著有同凡集等語僧家住持踪跡不常故集中所列亦惟據其現住何處便爲引載原不必綜其前後也但未經出家之先其俗姓籍貫必有一定杭州府志與越風所載正崑原籍已屬不同今漁洋又謂本姓徐名繼恩字世臣武林名士則其原籍姓氏似又另屬一人彼此互異未知孰是按徐世臣

為僧後名淨挺字偃亭亦曰偃杖人世稱偃大  
師蓋明季遺民也毛西河有塔誌銘漁洋誤記  
耳篁村亦未深考也

全浙詩話刊誤卷終



